



## 炊烟袅袅

风箱声起,炉膛里烈焰灼人,三代人各司其职,手起锤落,铁渣四溅,淬火的水缸里嗤声频频,青烟袅袅……

## 风箱

□宣江

记得小时候我家住的是三间茅屋,进门右手边是两间土坯灶,口锅尺四,里锅尺六,又叫“连房灶”。紧贴灶身左侧用木架支着一个风箱,每次烧饭时,在灶膛里将柴草点燃,火苗渐起,续柴的同时,左手搭在风箱的手柄上,前后推拉,节奏均匀,发出“呼哧呼哧”的声响,锅膛里随即升腾起熊熊大火。

风箱,形似一个长方体的木盒,其结构并不复杂,但凝聚着古人精妙的智慧。箱顶是一块可以单向抽动的盖板,抽开后可见箱中有一块竖立的木板连着上下两根圆柱形拉杆,长方形木板的底部贴着箱底,其余三面均沿边裹挟着密集的鸡毛,两根拉杆由圆孔伸出箱体与手柄相连。风箱背面上方正中间开一方孔,又称进风口,箱壁内侧与孔对应处安置稍大于方孔且能够灵活开合的木片,像一扇小门,抽时开启,推时闭合。箱底中间一侧或左或右开一圆孔,又称出风口,嵌接一根圆形铁管伸进灶膛的炉条下面。风箱设计得如此精巧,物理使用效果是来回反复拉推,吸风吹风,风助火势,火借风燃。

20世纪70年代前,村里的人家普遍使用风箱。根据用途不同,风箱的体积大小各异,但制作风箱的原理是一样的。每逢岁末,村口常见一位老人挑着爆米花的担子走家串户,担子的一头是炒货机,另一头是便携式风箱加木炭。老人在应聘人家的屋场边娴熟地架起炒货机,接通风箱与炭炉的铁管,生火,左手拉风箱,右手摇机柄,双手并用。不一会儿随着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一锅香气四溢的爆米花喷泻而出。这接二连三的轰响与“呼呼啦啦”的风箱声交融,烘托了人们忙年的喜庆气氛。

村里偶尔也有一个挑担的小炉匠过来,他是专做金银首饰的手艺人,那副担子是竹篾制成的,两头各有一只椭圆形的竹桶,上面放着风箱、铁砧、熔炉、炼金的坩埚等一应俱全的工具。竹桶的盖面便是工作台,那风箱非常精致、小巧,像是小孩把玩的袖珍工艺品,但丝毫不影响主人一丝不苟的精湛技艺。

村里只有一家铁铺,祖孙三代打铁,主要制作钉耙、锄头、大锹、镰刀等农具。铺面很小,一座敞口的砖炉占了四分之一空间,炉的右侧赫然放置着一台硕大的风箱,箱体被浓烟熏得乌黑,头高尾低,呈倾斜状,生火开炉时须由一人专门用力伺候,一推一拉之间需俯后仰。风箱声起,炉膛里烈焰灼人,三代人各司其职,手起锤落,铁渣四溅,淬火的水缸里嗤声频频,青烟袅袅……

风箱,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分子,早被现代化的滚滚洪流淘汰,但它仿佛是一个农耕文化的符号,经常浮现在我对过往的记忆之中,不可磨灭。



## 水乡风情

若能如庄稼花般活着,不卑不亢地向着阳光生长,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认真开花结果,实感自足。平淡无奇的乡村风光,藏有最动人的生活篇章。

## 故乡的花

□王柏春

花是盛夏的精灵,带着笑脸迎蝉鸣。蛙声起伏的乡村是花的海洋,城市里那些精心修剪的花圃如何比得上?单是瓜花,城里人便难得一见。

故乡的家虽小,小到只有三间房屋,但故乡却很大,大到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牵挂。当我到了家,门前屋后满眼都是蔬菜瓜果,原来,弟媳在春分时节就种下了瓜菜豆角,现已藤蔓伸展,茎叶茂盛,遍地开花。

你瞧:那丝瓜花擎着金盏;黄瓜花缀着银铃;扁豆花垂着紫穗,像是一群小蝴蝶在聚会;芝麻花节节向上,洁白无瑕;花生花宛如羞涩的少女,点缀在绿叶之间;冬瓜花黄而不浓,一身清香;玉米花穗雄须雌,依风传粉;邻居喜二奶奶家的鸡冠花红得滴血,凤枝花白得如雪,还有那金针花像是把刚打开的黄油伞,为之动容;还有那辣椒花、茄子花,它们都在暑气里开得热热闹闹。最动人的要数打碗花,紫色激情,绚烂绽放,乡村花朵遍野,绿意盎然,田园风光旖旎。从晨露未晞到暮色四合,从茅檐柴扉到河堤田埂,处处跳动着灼灼欲燃的黄色火焰。它们不像园中花卉娇贵的姿态,却在露珠与月光间酿出满野诗意,把村庄装点成梵高笔下的油画,彰显出大自然中生命繁衍的奇妙。

门前也有一棵大朵月季花,有些年头了,每月开放几十朵,把半边墙映照得通红,迷人眼睛,但提不起我的兴趣。我总觉得瓜花有气质,有价值,有生命力,用情有独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,因为它蕴藏着我童年的印记。

农人管长条瓜叫“拉瓜”,圆墩瓜称“番瓜”。若将拉瓜的雄花套在番瓜雌蕊上,便会结出憨实的枕头瓜。我每年总会粗心地套错两三朵,惹得母亲嗔怪:“做事不认真,总是脚底生风。”众多农作物花里,我独爱瓜花——每节藤蔓都擎着碧玉似的心形叶片,叶腋突然就蹿出金灿灿的花,开得坦坦荡荡,倒像是王母娘娘打翻了妆奁,将金钿撒在了农家院落。

秋风起,拉瓜和丝瓜以及扁豆的藤蔓早已攀上屋顶与树梢,花朵烂漫,生机盎然,我们任由它们自生自灭。说来也怪,经霜的瓜和角子反而格外香甜。

每日晨光熹微,母亲便催我去套瓜花。屋后猪圈旁、河滩边,凡有雌花处必要配上雄花。我常揉着惺忪睡眼,赤脚踩进露水溼溼的瓜地。有时顽性大发,摘片瓜叶倒扣在头上,衣襟歪斜地扎在裤腰里,手里总要拿根树枝赶蛇,时不时地在瓜叶之间拨来拨去,生怕被蛇咬着,活脱脱地像个小济公。母亲在房前屋后种了七八处瓜地,秋来能收百来只,腌酱瓜、烙瓜饼、烧瓜咸、瓜汤、煮瓜饭,够全家人吃到来年开春。

最妙的是夏夜乘凉时,大人们摇着蒲扇,拍打蚊子的声音频频入耳,邻里坐在一起,谈闲拉呱,张家猪肥,李家狗瘦,抑或预估哪块田的收成好。孩子们钻进瓜地捉萤火虫,摘朵喇叭似的雄花,把萤火虫往里一塞,捻紧花口,掌心便托着盏小灯笼,时明时灭,恍若天上的星辰。

回城那天,我特意起了个早,摘了几朵带露水的瓜花,小心翼翼地放进纸箱子里,带给我的好友们看看,让她们也见识见识乡下的“贵客”。

乡村的花是平民之花,烟火之花,从不要人喝彩。它们明白自己的使命是在月色里悄悄孕育果实。若能如庄稼花般活着,不卑不亢地向着阳光生长,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认真开花结果,实感自足。平淡无奇的乡村风光,藏有最动人的生活篇章。

## 海风轻拂

在这个季节里,大自然用它神奇的画笔,为盐乡涂上了最绚丽的色彩,让这片曾经充满汗水与奋斗的咸土地,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魅力。

## 盐乡的秋天

□李国前

盐乡的秋天,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,是一首悠扬婉转的乐章,是一段充满故事的回忆。在这个季节里,大自然用它神奇的画笔,为盐乡涂上了最绚丽的色彩,让这片曾经充满汗水与奋斗的咸土地,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魅力。

“秋风萧瑟天气凉,草木摇落露为霜。”当缕缕秋风悄然拂过盐乡时,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凉意。尽管冷空气显得偏弱,但夏日的炎热毕竟渐渐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爽宜人的感觉。

走在盐乡的小路上,路边小河里的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,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这条路,见证了无数盐工们忙碌的身影,他们挑着重重的盐筐,迈着坚定的步伐,走向那阡陌的盐滩。如今,这里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喧嚣,但那份奋斗的精神却依然留在这片咸土地上。路边的盐蒿草依然挺立着,它们不畏秋风的侵袭,顽强地展示着自己的执着,就如同盐乡里的人们一样,平凡而坚韧。

盐乡的秋天,天空格外湛蓝。洁白的云朵像棉花糖一样飘浮在空中,给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感觉。被秋风点染的那一丛丛、一簇簇殷红的海英草,就像忠于职守的卫士,尽心守护着这片宁静的盐滩,见证着秋天的浓墨重彩。远处的风车在秋色的映衬下,显得更加雄伟壮观。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盐田排列整齐,犹如大自然的调色盘,景致如画,色彩斑斓。站在老场区办公大楼楼顶望去,盐乡的全貌尽收眼底。那些弯弯曲曲的盐河,零零星星的盐圩和一排排简陋的盐工住房,都在诉说着这个地方曾经的辉煌与沧桑。

秋天的盐乡,也是丰收的季节。“田中田”(盐田里改良的土地)里,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,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喜悦;养殖池塘里,鱼欢虾跃蟹美,让人垂涎欲滴。这些果实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盐乡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,创造了美好的生活。

盐乡的秋天,还有一种独特的韵味。那是盐的气息,是盐工们汗水的味道。在这个季节里,一年一度的秋季扒盐相继展开。在“滩中滩”(现代矿卤日晒制盐)盐池里、盐廩上,盐工们穿着工作服,戴着安全帽,在阳光下在灯光中辛勤地劳作。他们的脸上沾满了卤水,但他们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他们知道,自己的工作虽然辛苦,但为企业创造了财富。每一粒盐,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。

傍晚,夕阳的余晖洒在咸土地上,给整个盐乡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工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。他们的家人早已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,等待他们归来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享受着这温馨的时刻。在这个秋天里,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凡,但充满幸福。

盐乡的秋天,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。虽然这里曾经经历过辉煌与沧桑,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憧憬。他们在这片咸土地上继续耕耘,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。仓储物流园里,塔吊林立,机声隆隆,旌旗猎猎,工人们挥洒着汗水,铸造着盐乡的美好明天,生动诠释“幸福是奋斗出来”的含义。

在这个秋天里,我漫步在盐乡的每一个角落,感受它的美丽与温暖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,都承载着无数的回忆和故事。我为这片咸土地上的人们感到骄傲,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,书写了一部属于盐乡的传奇。